

抒怀



童话点亮心灯

湖南省作协会员 刘向阳



我小时候贪玩,每天回家较晚。暑假前夕,我跟小伙伴在学校打乒乓球,傍晚才记起回家。哥哥是教师兼图书管理员,他担心我的安全,就留我住宿。

饭后,半个月亮挂山顶,哥哥去家访,我要了图书室钥匙。

那时农村照明供电不久,图书室灯光昏暗,琳琅满目的书籍却让我爱不释手。我平时爱看连环画,一本《三毛流浪记》被我翻得残缺不全了,总觉得不过瘾,眼下捧着“大部头”的《格林童话》,坐在小板凳上专心致志地读起来。

那是我读的第一本童话书,字不识就猜,猜不出就蒙,一口气读完《灰姑娘》《小红帽》《青蛙王子》等故事。冥冥之中,似乎有一股神奇的力量,打开了一扇窗户,点亮我心灵的灯,引领我走向未来。哥哥回校睡着了,我还在读书,那束灯光一直亮着,像黑夜中的火焰。下半夜,月影稀疏,万籁俱寂,画岭

静得可怕,我精力充沛,读完一章又一章……

鸡鸣嘹亮了画岭,哥哥起床漱口,看着被书籍包围的我,露出了诧异的表情。尽管我双眼熬得通红,全身乏力,却像打了鸡血般亢奋,踏着露水一路小跑跑远了。

从此我爱上了课外阅读,特别是童话故事,徜徉在古今中外的童话作品中含英咀华。譬如,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安徒生的系列童话,甚至把《西游记》当童话来读,然后就在同学面前“卖弄”。

读与写相辅相成,我好读书,亦爱动笔,从小学开始就写日记。内容包罗万象,天气变化,劳动场景,跳棋比赛,读书感悟,年复一年,日记本堆成了小山。

光阴似箭,一晃读初三了。这一年,我参加了全市青少年作文比赛,获得三等奖,奖品是一支“英雄”牌钢笔。

在涟水河畔,校园山茶含苞待放,

我和几位高中好友成立了山茶花文学社,虔诚地追求着文学梦想。课余,我们爬东台山,登湘乡文塔,感受“登高壮观天地间”的豪情,潜心写稿、组稿、刻版、油印。回想办刊的过程,油墨和山茶的馨香,青春与文学的碰撞,既美好又浪漫,恰似一首清丽的童话诗。

人生有顺流逆流,无论生活怎么变迁,我始终保持阅读的习惯。有一天,我和家人在田间收割水稻,乡邮递员送来了一封邮件。拆开来一看,是《湖南文学》呀!我的小说处女作《面对太阳哭泣》发表啦!我欣喜若狂,高举那本杂志,赤足在金色的田野奔跑……

我在文学路途上苦苦追求,风雨无阻,迄今已在多家报刊发表儿童文学、小说、散文300多篇。

身处丰富多元的时代,我要用好手中的笔,来描绘美好新时代,抒写华丽的篇章。

随笔

遥听夫子跽音

石门县第三中学 马慧知

历史的车辙隐隐,没入尘埃。那个周游列国、热情而执着地讲学传教、想要疗救礼崩乐坏时代的夫子,那个常年颠沛流离、到处碰壁甚至被嘲笑为“累累若丧家之狗”却不弃信念犹如孤勇者的夫子,那个对学生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可亲可敬的夫子,早已消失在遥远的时空那头。然而,打开《论语》,夫子的跽音就会渐响渐近,跨越山海而来,超越时空而至,引我驻足,催我静听,令我深思。

细读《论语》,细嚼《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细品《颜渊·季路侍》,于书页间遥听夫子“各言其志”,深深地折服于夫子的师者魅力。

在夫子的课堂里,年龄不是交流的障碍,身份不是沟通的隔膜。为师者不居高临下,做学生的才不会畏首畏尾;为师者和蔼可亲,做学生的才敢畅所欲言。这样,才有师生在一起“各言其志”的轻松自在;才有“三子者出”,曾皙对孔子“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夫子何哂由也”的自然追问;才有弟子各言其志后,子路说“愿闻子之志”的平等与自在。

没有也不可能有抽象的学生。学生的个性、能力、学习目标与志向也各不相同,夫子教育思想的伟大基石之一就是提出的“因材施教”。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颜渊这五个学生的人生志向、个性特点各不相同,孔子对他们的点评也各不相同。他用“哂之”既表达了自己对子路志在治理“千乘之国”的肯定,也含蓄地批评了子路的骄傲轻率。他对曾皙描绘的施行“仁政”“礼治”教化后的太平盛世景象,不吝赞美,“喟叹”着说:“吾与点也!”更是直抒胸臆,引导学生为知音。这样,在看似不经意的闲谈中,润物无声地完成了对学生的点拨、评价、激励、启发的教育过程。

《论语·子罕》有言:“譬如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簣,进,吾往也。”岁月漫漫,生活淡淡,唯有涵咏夫子的词句,聆听夫子的跽音,效仿夫子的智慧,萃取夫子的精神,才能超越工作生活的平凡,走出师者人生的风采。

忆情

母校有一棵百年古树

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中心校 刘志宇

一株树龄高达200年的古树,浓密的枝叶把一个小小的四合院遮盖得严严实实,一束束耀眼的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叶,温柔地洒在光滑的地坪上。

四合院外环绕着几棵百年古树,它们抱团荫庇着四合院里的孩子们。这所绿树成荫的四合院小学,就是浏阳市永安镇的武夷学校。

武夷学校在我家老屋附近,相距也不过几百米远。学校清脆的起床铃,将我从甜甜的睡梦中唤醒,站在我家的地坪里,伞状的百多年大樟树清晰可见,欢快的鸟叫声和着老师们做早操的旋律形成独有的交响曲,在小山村上空回响。

武夷学校是我的母校,我启蒙的地方。几十年过去了,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的启蒙老师姓彭,矮矮的个子、瓜子型脸蛋,一笑自然露出一对迷人的小酒窝,喜欢留一个包菜头,当时很多老师都是这个发型。开学的第一课,她带着我们走出校园,指着一栋小房子对我们说:这是厕所,男孩子从左边进去,女孩子从右手边进去。

武夷学校是我教学生涯的起点。虽然只在学校任教了短短一个学期,但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大清早,铃声一响,迎着朝阳,老师们在操场上做起了广播体操;放学后,老师们拿起锄头、挑起水桶,在学校旁的小菜园里种起菜来……

武夷学校还是父亲工作过的地方,父亲在此教书20年。

前不久,父子俩去了一趟即将拆除的学校,站在斑驳油漆的大门前,热泪盈眶。

父亲满含深情地说:20世纪70年代,那是我当教师最艰苦的时候。你母亲是农民,你们四兄妹都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我们家在那个年代典型的“半边户”,我那微薄的工资,不但要到生产队去买工分,还得负担你们的学费,你们的学费往往都要到年底时才能付清,有很多年还是欠学费过年。

说到这里,父子俩一齐将目光投向了校园里那棵百年老樟树,无言的老樟树仍旧默默的,只是越发显得孤独、无奈。

守望岁月



印象

肖明/摄

畅情

江河的方向

安化县教育局 廖双初

我不懂风水,却无意间听人谈起过,建筑物最好的格局,是背依青山,面朝江河。

按此说法,我的高中母校安化三中无疑是一块风水宝地,它背靠香炉山,面朝资江水。学校后面的山姑且不去论,闪亮在我记忆深处的,始终是门前那条奔腾不息的河。

1983年秋,我背负求学行囊,来到安化三中。学习的间隙,我喜欢倚窗或凭栏眺望楼下的流水;每天清晨或者晚餐后也常奔向河的下流,去仰望文澜塔、俯首石门潭。石门潭的水,总是那样的幽深而碧绿;水中央的印心石,则永远是那般突兀而安然。在河畔注目与沉思,我越来越感觉到河流的深邃与大气,水的襟怀与雅量,是同样作为自然界一分子的人所无法企及的。

老子在他的《道德经》里讲过:“江

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先贤道破的明明是自然奥妙,也是人生哲理。想想,资水从广西发端,绵延千里,一路不知接纳了多少溪流,无论或大或细,也无论或清或浊,皆一一收揽入怀,从不拒绝。万涓成水,溪涧归流,江河通海,包容积蓄前行力量,源远流方能流长。

在漫长的远古年代,江河便犹如今天的高速公路,贯通大山与城市,奔驰其上的不是汽车,是各类大小船只或者木排,它们载着无数人的梦想滔滔远行,也缓缓回归。可以断言,安化三中所在地昔日交通发达,学校门口的码头,犹如今天的高铁站或飞机场。据可靠消息,石门潭上首的资水大桥不久就会开工建设,学校及周边一带将同步驶入时代快车道。

江河流动的方向,也往往是人生奋斗的方向。眼前的资水,我们不说它的上游,单从安化三中驻地小淹镇出发,前方是桃江县城,再往前是益阳,注入洞庭湖,湖畔是岳阳,过了洞庭向东去是武汉,继续沿长江水顺流,则可达南京、上海……还可以延伸到更多大中城市。南京是六朝古都,清代两江行政区之治所。这一路走过,不正是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灵魂人物、清代两江总督、安化三中的故宅主人陶澍所走过的路!

三中福地,地灵人杰。

历史人物从未走远,将来必定还有更多俊杰产生,因为江山代有才人出。但空谈无益,单等无望,还得深深寄托于一代代接续前行的莘莘学子朝着江河流动的方向努力。

你跋涉的脚步,文澜塔,在江边守望。